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四

宋　祝穆　撰

儒學部

讀書 勤學　不讀書附

羣書要語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萬章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韓進學解有人讀書把卷即睡梁人因呼書卷為黄妳怡神養性如乳媪也金樓子不讀書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語十一

詩句閉門讀書史清風牕户凉韓 讀書松竹林韓

古今事實

朝讀百篇

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五士墨子

韋編三絶

孔子晩喜易讀之韋編三絶鐵擿三折漆書三滅

讀書亡羊

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莊子

能讀墳典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即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讀書糟粕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君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巳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

也莊天道

刺股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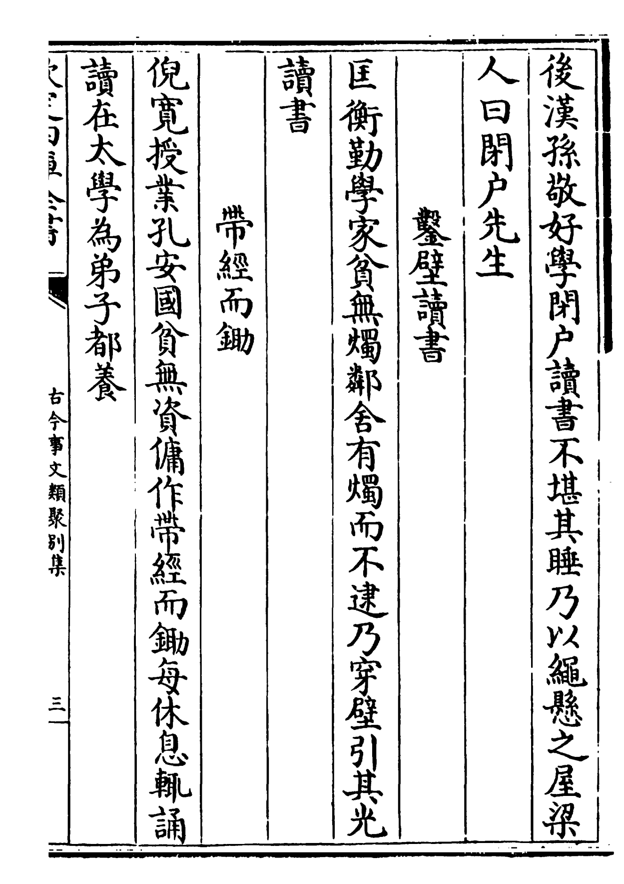
蘇秦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踝

擔薪讀書見薪門

晝則讀書

劉向專精思於經術晝誦書夜觀星宿

閉户讀書


後漢孫敬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梁人曰閉戶先生

鑿壁讀書

匡衡勤學家貧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其光讀書

帶經而鋤

倪寬授業孔安國貧無資傭作帶經而鋤每休息輒誦讀在太學為弟子都養

讀未見書

章帝詔黄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

五行俱下

應奉讀書五行俱下

三餘讀書

董遇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其義自見從學者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答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晴之餘三國志注

賃書寫誦

吳闞澤好學居貧常從人賃書寫寫既畢誦一徧

護雞讀書

高鳳自旦讀書至夜不息妻曝麥于庭令鳳護雞時暴雨不覺水漂其麥

倚柱讀書見雷門

燃薪讀書

晉畢誠夜燃薪讀書母邺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

囊螢誦書見螢門

宵鐘讀書

南史丘仲孚少好讀書常以中宵鳴鐘為限

隨月讀書

齊江泌少貧晝日斫屧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書升屋

讀書萬卷

梁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

讀書相識

劉抑為僕射傅廸為左丞傅讀書而不解義劉惟讀老莊而已傅道劉云止讀十二卷何足多劉道傅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世說

止解讀書

隋劉行本為右庶子時劉臻胡克讓陸爽並以文章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

乘牛讀書

唐李密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楊素見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也素奇之

黄卷對聖賢

狄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責之仁傑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願讀祕書

唐李邕見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直祕書嶠曰祕書萬卷豈時月能習耶固請乃假之未幾辭去嶠試問奥編隠帙其辯如響嶠曰子且名家

折節讀書

陳子昂始以豪家子任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絶門客專精經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無不該覽

隨處讀書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庠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歸田錄

懷餅讀書

郭宣嶶達少時日懐二餅讀書於京師西樓上饑即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為常

煮粥讀書

范文正公未遇時與劉先生讀書於長白山日煮二升粟米倏其凝畫為二塊旦暮各食其一後皆至參政

夜話勝讀書

唐彦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止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

讀書澆胷

山谷與人書云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胷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藏火讀書以下係勤學

後魏祖瑩初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灰中藏火父母寢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户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　梁沈約少孤讀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

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　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誦彭年輒篝燈密室不令母知（蒙求）　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言行録）

唯勤讀書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曰無

他術惟勤讀而多為文自工世患作文少又懶讀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鮮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知有味東坡雜記

恨不讀書以下係不讀書

宋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北齊盧潛與弟士邃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坐不讀書

王荆公初叅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獨折之曰君失言矣如臯䕫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黙然邵氏後録

掉書袋見不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録蠹書魚辭　楊大年

蠹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鈌者人則曰

吾蠹之故目子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耶昔者孔子修春秋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為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亦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隳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

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以降迄于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刓刻經典浮華相綜巧偽相衒劘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聖人之道日以刻薄而不脩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書貴熟讀　朱元晦

書只貴熟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

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却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終是䑸䑰不安一似倩得人

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逺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得讀令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論語孟子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要摸寫他之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様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别無方法語録

古詩

讀書堂詩為朱智叔作　陳師道

昔人三百篇善世已有餘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囁嚅一旦登吏部筆硯隨掃除閉門畫眉嫵隔屋聞歌呼奉公用漢律寧復要詩書俛首出跨下枉此七尺軀為邦得畿縣政密自討䟽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用意簿領外築室課典謨平生五千卷還舍不問途近事登唐漢稍以詩自娛復作無事飲醉卧擁青奴桃李春事繁軒

牕畫景舒鳴屋鳩渇雨窺簾燕哺雛休吏散篇帙風篁

獻笙竽忻然一啟齒斯民免為魚

李氏讀書堂　　　葉正則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紗理出窮閻矧

今治華屋山翠湧前除風煙聚景趣花竹成畫圖三人

烏紗帢子弟緑羅襦新粧璽紙印上記開闢初展卷忽

有得怏如奏齊竽勉哉造其微勿逐皮毛麤

烏江史氏讀書堂　　　張安國

漫有五車書不讀豈似一編勤過目癡兒鸞肆蠧書魚
巨富牙籤塵滿屋市南水竹一畒空平生腹笥史長公
閉户却掃得真樂宜其搜萬古窺鴻濛淹留歲時亦何有
策勲兹事要持久吾家文昌讀書處好在溪山落君手
上方治定登文儒東觀石渠森寳書望公起直承明廬
從來海内知名士須讀人間未見書

律詩

讀書呈幾復二首　黄魯直

身入羣經作蠧魚斷編殘簡伴閒居不隨當世師章句

頗識揚雄善讀書

得君真似指南車杖策方圖問燕居吾欲忘言觀道妙

六經俱是不完書

讀書有感二首　朱元晦

半畒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雜著　係勤學

古人勤讀

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云勤篤渠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常無燈折荻尺寸燃則讀書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

成大學顔氏家訓

作史

羣書要語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玉藻汗簡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後不蠹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後漢吳祐傳注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劉子元傳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朱敬則傳宰相升沈人於數十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下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孫可之文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穀梁序　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韓文

詩句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杜　鮮明左氏辯馳騁馬遷筆歐　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山谷

古今事實

孔子作春秋

孔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賛一

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世家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絶筆於是年

司馬遷史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

而事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本傳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遷為太史令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班彪父子

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年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

也大漢當又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記表傳志九十九篇

汗青無日

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每欲載一事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劉子元曰頭白可期汗青無日

史文之難

范蔚宗作黄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迹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玅處其他傳即馮衍馬

援勝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晁錯劉向文字作皮

私憾曲筆

陳壽為諸葛亮書佐得撻百下後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乞米作佳傳

陳壽撰魏呉蜀三國志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

子曰可覔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陳壽卒詔下河南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取三國志

子改父史

晉孫盛為秘書監著晉陽秋詞直事正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乃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卿門户事其子拜謝請删改之時盛年老性方嚴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

之盛已寫兩定本寄慕容儁伯西分

子虆父史

王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召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隱文辭鄙拙蕪舛不倫是書次第可觀皆其父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私撰晉陽秋

宋王韶之私撰晉陽秋成時人謂之宜居史職即除著

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熈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為後世佳史

史筆不公

北齊魏收脩魏書不甚能平脩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録飾以美言夙有怨言多沒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抑之當使入地初收得陽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沒其惡而増其善書成衆口喧然號為穢史

不忘私憾

北齊崔㥄初為常侍求人脩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魏收輕薄徒耳又欲陷收以不孝之罪收銜之收後典國史㥄恐彼惡言乃説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評南北史

唐李延壽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作紀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紀傳謂之南史凡

作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穰辭過本書遠甚本傳李延壽著南北史麤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為繁悵陳正敏遯齋閒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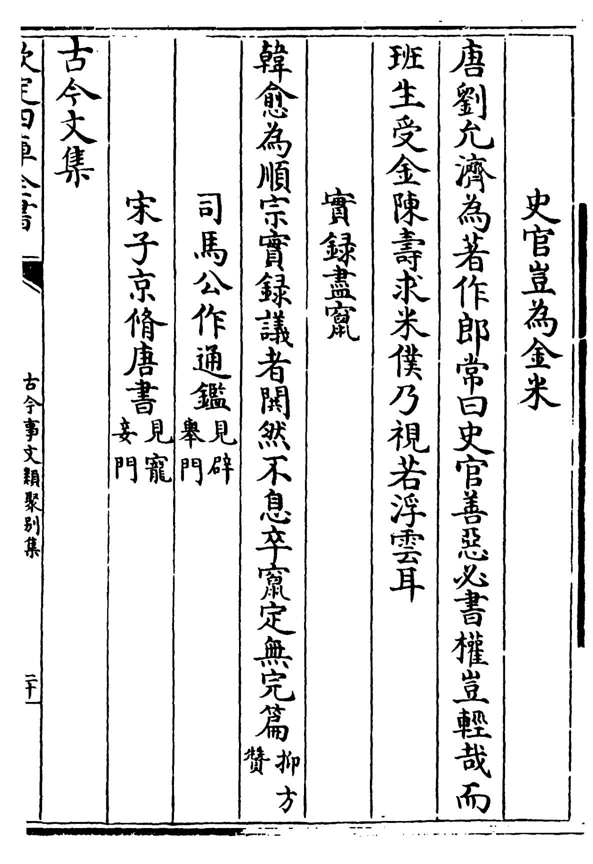
天子不觀史

唐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向甞觀之對曰此向者史臣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

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世乃止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

直筆不避

吳兢撰則天實録言宋璟激張説使證魏元忠事説脩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説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狥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世



史官豈為金米

唐劉允濟為著作郎常曰史官善惡必書權豈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若浮雲耳

實録盡竄

韓愈為順宗實録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抑方贊）

司馬公作通鑑（見辟舉門）

宋子京脩唐書（見寵妄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人禍天刑

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族魏收夭絶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與劉秀才

班馬優劣　　張輔

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奬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明其大才也名士優劣論

評前代史　　唐子西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漢書亦為來生種矣

對偶難施於史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脩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

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聲非所宜云宋景文筆記

評孫公唐史

司馬溫公書孫公唐史後云孫公之翰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别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啟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甲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甞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脩之㑹宣州有急變

乘驅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之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悦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

評東萊大事記

呂伯恭大事記辯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大抵謙退不敢當作書之意故左傳通鑑已載者不復載其載者

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説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説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又曰東萊大事記做時已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代只千年三年自可了此文字解題煞有工夫只二句要包括一段意

評尊堯集

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似討鬧却不於道理上理會蓋他

只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疎如介甫心術隱微處他都不曾攻得却只是把持如云謂太祖濫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日録數段却好蓋龜山長於攻王氏朱語録

評東都事畧

先生嘗看東都事畧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偶因閱陳無已傳他好處却不載問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着趙挺之綿襖後挺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

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黄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曽載得或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朱語録

古詩

弔史　劉彦冲

禽殫繁弱棄兎盡韓盧烹英雄起乘時時徂力難爭精寃閉尺穴壯骨飈飛塵淒凉千載下聞風凜如生嬴秦失其鹿圖王各崢嶸斯人顧眄間漢楚分重輕臣雖替

末路君亦寒初盟豈不念疇昔百戰同艱辛誰云漢網
踈豪俊屢拂縈高蹈欣繫鮮披裘同飲醇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徐莊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五

宋 祝穆 撰

文章部

聖製

羣書要語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棫樸風行水上渙易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揚問神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揚子聖人矢口而成言同上上方嚮文章昭回之

光下飾萬物劉禹錫作柳子厚集序

詩句龍鸞炳天章李始和雲章第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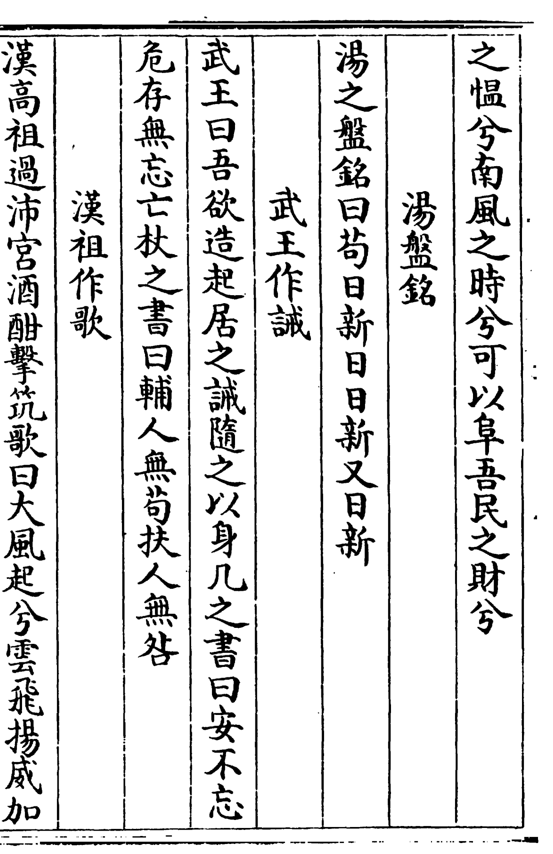
古今事實

舜作歌

舜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舜作五絃歌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湯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武王作誡

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不忘危存無忘亡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漢祖作歌

漢高祖過沛宮酒酣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

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王霸之用心乎

漢武作歌

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乃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雁南歸　文中子曰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所萌乎

君前當遜

宋文帝以鮑照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

昭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

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宫體詩虞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純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

玄宗作詩

宋璟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説源乾曜同日拜官勑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寮玄宗賦詩褒述自寫與之

玄宗餞詩

天寶十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道士還鄉遣左右相以下祖别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玄宗和詩

開元初蔡孚賦東海龍興觀偃松篇玄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

文宗聯句

文宗與柳公權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

宋太祖詩

太祖微時自秦中歸道華陰山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

宋孝宗詩

孝宗作新春喜晴末聯云神京應未遠當繼沛中歌又春賦云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為家

古今文集

詩話

君臣不可爭能

案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語耶苕溪漁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忮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為人臣亦當悟其微旨如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嘗以掘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不能及鮑昭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俚語故二君者亦

無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文章

為文敏鈍 文人相輕 題品 文人自負 瑕疵 因人而重 文人相推 鬻文自售 潤筆 因文致窮 文有神助 年老才盡 年老益奇

羣書要語

風行水上渙（渙卦）其文炳也其文蔚也（革）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沉浸醲郁含英咀華（韓文）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雕脂鏤冰費日損功（桓寬論）文若春華思若湧泉（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李德裕文論）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魏文論）時時

應事作俗語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以為好小慙以為小好大慙必以為大好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韓與馮宿書

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柳文

學者當取三多多讀書多持論多著述三多之中持論為難玉壺清話載歐公語

凡人作文須是筆頭上挽得數百鈞起東坡語

又云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情

態橫生東坡書　凡為文寧拙毋巧寧朴無華寧麤無弱寧僻毋俗陳后山詩話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難字如讀漢書之類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景盧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讀者好看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字如此好朱語録

詩句舒文廣國華顏延年　清文渙皇猷韓　文章雖小技於道未為高韓　文章憎命達杜　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杜　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杜　一生不得文

章力百口空為飽暖家劉禹錫興來筆力千鈞重歐

古今事實

歷代文章

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語八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語三商書之前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之東衰矣柳文文類序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龎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

混一而後大振柳文序西漢之文章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陳后山集自梁宋之季雕蟲道喪平頭直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詞盛行於世史通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朱語録

歷代文士

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縱横病韓非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又取仁義法度槌提絶滅之為窈窕荒怪之説漢司馬遷得其汪洋俊逸

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載而顛倒橫斜識不逮理歷晉魏齊梁而光鋩氣熖埋藏腐蝕頹波横流浮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岳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温潤深淳以為貫道之器栁子厚得其豪健雄肆飄逸果决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峯激流景出象外而窘裂邊幅李翶劉禹錫刮垢見竒清勁可愛而體乏之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鍛篆而拙迹每見回宫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乏之韶夏皆滛哇

而不可聽李推謂顧子敦書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荅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荅賢良策不荅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却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好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多是模倣前人而作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

免乎蹈襲也朱語錄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大弱無收拾了匡衡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朱語錄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着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只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

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倣效以下並只依舊到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柳子厚亦有雙關之文向來看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晩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様做到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又曰文章到歐陽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同上

文當學遷

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文當學司馬遷詩當學杜子美唐庚

好學譏彈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

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子建之言善矣任昉為王儉之簿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容齋隨筆

建安七子

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魏文帝典論

亭苑徧題

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南史

文止嘲詠

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汚人行止外史檮杌

心皆錦繡

紫雲僊李有英風焉吾每見之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也李白送仲弟令問序

多撿書冊

李商隱為文多撿閲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談苑

文成不記

甫里先生陸龜蒙平居以文章自怡未嘗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歴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自作傳

大手筆

蘇頲與張説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

辭尚奇詭

李賀辭尚奇詭絶去翰墨畦逕

夢人授筆

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第

夢剖腸

五代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本傳尹

知章少學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及寤遂開徹徧明六經

語助濟甚事

宋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曰語助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湘山野録

以古文倡

文章自唐之末日淪淺俗浸以大敝宋柳仲塗始以古

道發明之卒不能振天聖初尹師魯與穆伯長矯時所尚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文風一變言行錄

好讀大誥

宋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楊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多謹嚴至脩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文貴乎改

老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章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以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晚年多改為前作可見大畧呂氏童蒙訓

作文須靠實

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陽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

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

疾行無善迹（以下係為文敏鈍）

枚乘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溫麗枚乘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乘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册用相如（西京雜記）

同前

枚皐為賦善於東方朔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敏疾

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

遲速懸絶

顔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釆齊名而遲速懸絶宋希聲嘗各勑擬樂府者比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文思敏速以下係敏

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如口誦仲宣如宿成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晏類要）

倚馬成文

桓温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李白嘗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世以倚馬事為李白非也（學林）

食頃即成

後魏呂思禮太祖命為露布食頃便成

人謂宿構

范雲為文每下筆立就人謂宿構

文典而速

南史裴子野梁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勅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羣臣集壽光殿以觀之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義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勅催令速上子野徐起造筆昧爽便就及奏

武帝謂嘉馬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七步成詩

擊鉢成詩

刻燭賦詩以上見詩門

運筆颯颯

口授羽檄以上見檄門

占授腕脫見詔門

腹藳

王勃每作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文不加點時人謂之腹藳

七步而三

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宫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城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宫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悦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文思遲鈍 以下係鈍

相如濡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沈慮張衡研京十年左思練都一紀 文心雕龍

十年構思

左思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墻溷皆着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為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都城為之紙貴

空齋卧思

隋薛道衡授内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搆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思遲辭草詔見詔門

孟韓之文以下係題品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劖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蚖鼉蛟龍萬怪遑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

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老泉上歐公書

騷生於怨

屈平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本傳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様九歌是託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

解意却不貫朱語錄

文有自來

賈誼鵩賦流源自檀弓來步里閒談

文氣疎宕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宕頗有奇氣蘇子由集

作出師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簡而盡宏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

說命相為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容悦者所能至也坡集

碎金

桓温見謝安石作簡文諡議看畢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玄圃積玉

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焉本傳

唐諸賢文

燕公之文有如㮨木枝幹結搆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如應鐘鼖鼓笙簧鐘磬崇牙植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誠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交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刑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如金轝玉輦雕龍彩鳳外雖行焉可掬內亦體骨不凡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壑穿倚河漢長松

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畧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謹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氣勢宏敞廊廡廪廐户牖悉開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既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遠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紀矣皇甫湜集

同前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欝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羮玄酒有典刑而薄滋味許景倩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

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駱賓王傳

韓退之文

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横騖别驅汪洋大肆無抵捂聖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奥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不為蹈襲前人者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本贊退之為文

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萬古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李漢作韓集序

柳子厚文

子厚之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道本傳玉珮瓊琚大放厥詞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韓文祭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絶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辯論語

下篇尤害道李杜題柳集

盈川之文

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信然文藝傳

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謙也本傳

權生之文

權生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宫商相宣金石諧和寂

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閲之累日而無窮焉韓林

集序

韓柳之文

柳學處便絶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朱語録

盧韓之文

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

可捉搦孫樵與王霖書

晉唐之文

歐公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宋朝之文

劉子澄言宋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朱語録

宋初渾厚

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陽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亦有甚拙底猶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六一之學

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

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坡作集序）

六一之文

六一之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有人見歐陽公醉翁亭記草前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一邉注環滁皆山也一句（朱語録）

李泰伯文

李泰伯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之類周禮論如太宰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章氣象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朱語録

老蘇之文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朱語録

二蘇之文

東坡中制科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後脩英宗實録謂明允有戰國縱横之學邵氏後録

東坡之文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是如此掃去

氣象不同

六一記菱溪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朱語録

南豐之文

曽南豐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逼又曰南豐文却近實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亦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寛緩不分明縁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又較質而近理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擬

制內有數篇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范質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朱語録

山谷之文

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於夏畦本欲言皇恐之甚却不知與夏畦關甚事朱語録

后山之文

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斂袵便是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如仁宗皇帝飛白書記大段

好曲折甚多過得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大局促不好者同上

致堂之文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又曰上殿劄子論元者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劄子極好諸奏議外制皆好朱語録

三傳之失以下係瑕疵

左氏艶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

而裁其失也俗穀梁序

真偽難辯

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其詞猥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間人所作明矣年世既遠真偽難辯如此者多如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況其餘哉宋咸以

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量也避齋閒覽

考究不精

司馬相如敘上林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漢蕩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案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栢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無乃與大細長耶防風氏身橫九畝長三丈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

則防風之身乃一餅餤耳此文章之病也

相如之失

相如雖多虛辭濫説然究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詩之風諫何以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本贊

子雲好奇

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於觸山赴谷風

摶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后山詩話

時有小疵

王充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者抱朴子

蘭亭敘之疵

王羲之蘭亭敘世言昭明不入文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詞云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

管弦絲竹之句語衍而複為逸少之累耶遯齋閒覽

陳植之疵

陳植作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輕浮輕浮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於昆蟲施於尊極不其蚩乎文心雕龍

作賦欠意

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與衆獨異後以示鎮軍將軍徐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

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齊書

號筭博士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筭博士朝野僉載

號點鬼簿

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談畧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之所賦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之號點鬼簿同上

韓文之疵

韓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言以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商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澁體

唐徐彦伯為文多求新竒以鳳閣為鵷閣龍門為虬户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

駸後進効謂之澁體朝野僉載

文不必換字

宋景文公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説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貞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霆不及掩耳者係再改

錦繡屏風

夏英公言楊文公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譬如泉水迅急湍悍至如浩蕩汪洋不如文公也東齋記事

衲被

楊文公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録之綴粘所録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呂氏家塾記

記用賦體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

亦用賦體后山叢談或傳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製而後工拙蓋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山谷與何靜翁書

記用傳奇體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説時景世以為奇尹師

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硎所著小說也

歐文之疵

歐公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 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這數句也無味朱語錄

歐蘇之疵

六一文有斷續處如祕演詩集敘然喜為歌詩以自娛

十年間兩接仁宗飛白書記文不加制誥首尾四六皆

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

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

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黄夢升黄庠墓誌銘

極好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又曰歐公自倣六一

居士傳疑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録千

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

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

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三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説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説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説盡道理却説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更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朱語録

蘇文之疵

東坡南安學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箇學校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得如鄭子産為鄉校足矣如何便決定了千萬世無人可以為舜只得為子産又說古人為射時因觀者羣聚遂行選士之法似今之聚場相撲作戲一般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論皆如此　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問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

記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記中全無發明先生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又問潛珍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

東坡歐陽公文集敘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議論道理便着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麽様大末後却説詩賦似李白論事似司馬相如　東坡墨君堂記只是頭不合説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大意好然意間踈説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奈人

何相似此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主意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此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者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他本要說得來高遠

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之義答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史書言食邑是這樣食字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當作一字疑筆誤也　或送東坡所作温公神道碑先生曰坡公此文說得却似山摧石裂

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頊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他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 東

坡趙清獻公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物等句南豐必不說朱語録

子由文之疵

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討箇性來合凑着此成甚道理

小巫見大巫以下係文人相推

吳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

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
此語出莊子 神氣殫矣

輟翰

王延壽有俊才少游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

閣筆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

便壞已書

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良史夏侯湛方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

欲焚筆硯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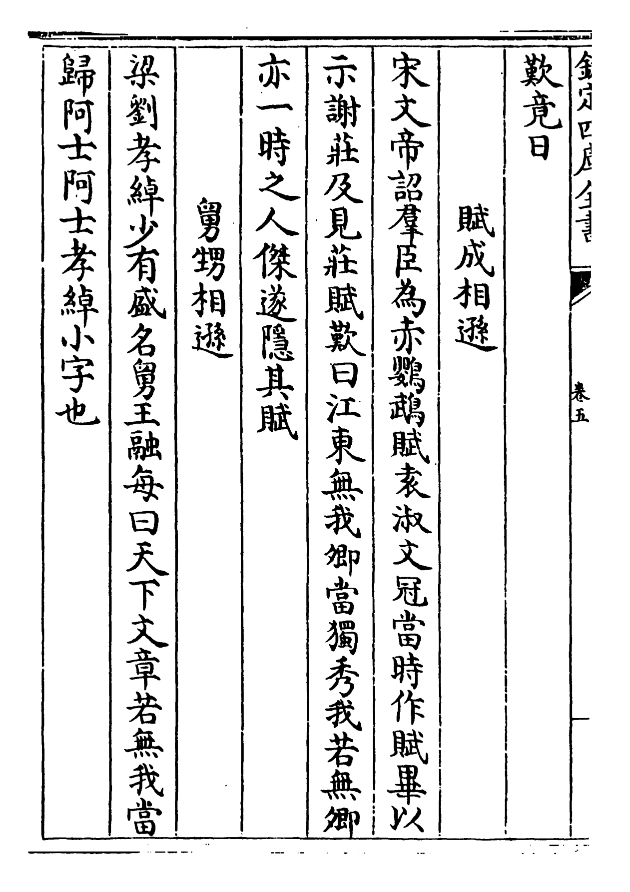
不復措手

左思三都賦成自以所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為序張華見而歎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

賦聞思作之撫手而笑與陸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賦出機絶歎伏遂輟筆不復措手

詩成驚歎

梁曹景宗太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然不已約及朝賢驚



歎竟日

賦成相遜

宋文帝詔羣臣為赤鸚鵡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以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人傑遂隱其賦

舅甥相遜

梁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放出一頭

歐公與梅聖俞書云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

用覆醬瓿以下係文人相輕

揚雄著太玄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本雄傳

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論衡

詩賦相嘲

謝莊有口辯宋孝武嘗問顔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

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辭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别離没為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誰未有不遇其敵者

因詩相嘲

張祜詩有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名之為問頭詩祜矛盾之曰問頭之誚固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

皆不見豈不是目連變

不讀南華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温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或兾相公燮理之暇姑宜覽古綯益怒奏庭筠有才無行卒不登第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一篇

因文相嘲

王荆公見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

之曰介甫袁州學記乃學校策耳西清詩話

譏五代史序

陳師錫序五代史荆公曰釋迦佛頭上不堪着糞

衙官屈宋以下係文人自負

杜審言云吾之文可使屈宋作衙官本傳

奴僕命騷

李賀使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杜牧作李賀集序

自矜其文

歐陽公之子棐曰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為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石林燕語

因序而重以下係因人而重

左思字太冲三都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呉蜀陳留衛瓘又為作解自是之後盛重於時豪貴

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本傳

求序之難

唐韋處厚子正蕃纂修父集求序於先執李翺十年不得竟以翺言別求於劉賓客禹錫乃始得之

舌耕以下係鬻文自售

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盈積或云逵非力耕舌耕也王子年拾遺記

筆耕

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張著翰林盛事

酬絹九千疋以下係潤筆

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醉援筆立就度遺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也度笑酬以絹九千疋本傳

文字潤筆見墓誌門

孔孟致窮以下係因文致窮

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輿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以窮者

因詩致窮見詩門

江神助風見九日門以下係文有神助

得江山助見詩門

神助詩句見科目門

還錦才盡以下係年老才盡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渚夢一人自稱張孟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既無所用以還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還筆才盡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又嘗宿於冶亭夢

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一授之後為詩絶無美句人謂才盡

仕才俱退

齊丘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王儉曰丘公仕官不進才亦退矣

身老才壯 以下係年老益奇

唐李百藥太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

年老益奇見後山谷答王觀復書

古今文集

雜著

唐文藝傳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覇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瑑崇尚理致崇雅黜浮氣益渾雄則燕許擅其宗是時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翺等和

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軏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答李生書　　皇甫湜

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嶽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

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於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又曰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

答王觀復書　　黄魯直

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䕫州以後詩韓昌黎自潮州退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

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萎薾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與洪駒父書　黄魯直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横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

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學者末事然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又曰可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

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滙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情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耻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謹勿襲其軌也

文體有三　朱元晦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

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豈易及也語錄

文不能貫道　朱元晦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先生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問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是這道理如何有病先生曰不然這文是從道中流出豈有

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語錄

與汪尚書書　朱元晦

去春賜教語及蘇文以為世人讀之正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

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非則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在者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者幾希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見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矣亦孰能禦之

古詩

齋居感興　　朱元晦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敘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絶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僾僾胡為哉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刋落奇功收一原

題二蘇公　　陳無已

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枏櫨楓柞樟青金黃玉丹砂良
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揚
一翁二季對相望奇寳横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
大科異等固其常小却戚之白玉堂典謨雅公用所長
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素王平陳鄭毛視荒荒
後生不作諸老亡文體變化未可量萬口一律如吃羌
妖狐幻人尤陸梁虎豹却走逢牛羊上帝恵顧袚不祥
天門夜下龍虎章前驅呉回後炎皇絳旂丹轂失冠裳

從以甲冑萬里行乘風縱燎無留藏天高地下日月光

授公以柄扶病傷士如稲苗待公秧臨流不渡公為航

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僵探囊一試黄芪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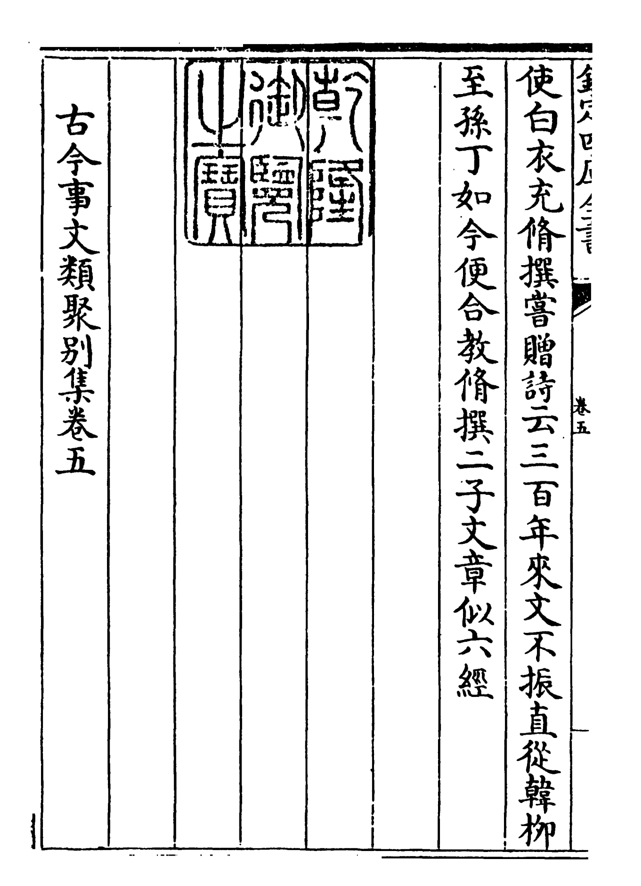
一洗千年新學腸老生塞口不敢嘗向來枉殺今尚強

請公別試囊中方

詩話

孫丁齊名

丁晉公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元之延譽嘗言二人可



使白衣充脩撰嘗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
至孫丁如今便合教脩撰二子文章似六經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五